

日本外史

十七

			二八六三二	和書門類
二	一	八	六	五
二	三	五	三	八
册	架	函	號	

庫文閣内				
四		二		和
冊		八		書
七	二	六		
架	冊	三		
		二		
		號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8632
冊數	22 (17)
函號	140 1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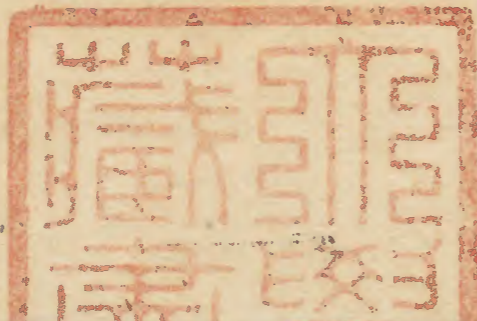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日本外史卷之十七

德川氏前記

豐臣氏下

淺草文庫

慶長四年正月十日。前田利家奉秀賴。徙大坂。抱坐正廳。德川公以下。牧伯將吏來謁之。德川公還居伏見第。視事。五奉行更遣兵守城。皆如秀吉遺命。而德川氏威權獨熾。利家謂其侮已。乃忿恚。欲罷就國。細川忠興為利家戚屬。引遺命諫止之。是月二十一日。大老奉行連署。誚德川公曰。足下行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事多可疑者。背大閣遺令。與伊達。福島。蜂須賀。三家。私結婚姻。是欲何爲也。宜解政就國。又詰三家。三家不服。三家與黑田。淺野。池田。藤堂。細川。京極。有馬。金森。山岡。諸將。皆嫉石田三成。爭附德川氏。仇視他侯伯。三中老議曰。遺命所謂居間和解者。在於此。二月。乃請大老奉行。尋盟于伏見。利家有疾。加藤清正與細川忠興。淺野左京大夫。勸利家。興疾赴伏見。三月。德川公亦往大坂。利家病甚。扶而起。泣囑之曰。吾將旦夕入地。願公盡心以輔嗣。

君。德川公曰。諾。利家次子利政。欲刺德川公。爲其兄利長所止。三成等。會議于小西行長宅。曰。內府專橫。蔑視嗣君。諸老所共憤也。不可不速除之。行長因建襲擊之策。前田玄以素通款德川氏。故發異議沮之。三成又欲以火器襲之。伏見第。延細川忠興告謀。忠興復沮止之。走告德川氏。教之。徙居于向島。行長曰。諸公明文墨而贖兵機。乃爲豎子所誑。大谷吉隆聞諸奉行之謀。謂增田長盛曰。吾視諸公所爲。不務利嗣君。而專害內府。內府苟貳。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一 勅旨
於嗣君。宜族其罪著而討之。天下誰有弃此歸彼者哉。今自我閱釁。彼則有辭。是不獨自禍。乃禍嗣君也。長盛以告三成。三成弗肯。文祿之役。三成長盛。吉隆。在朝鮮。聞淺野黑田來。就議軍事。兩人方圍碁。不顧三成等。三成等怒而出。兩人收局。問侍者曰。三奉行何不來。侍者告故。乃使人呼返之。三成等不肯。爲惡言而去。終惡兩人於秀吉。兩人之子深銜之。於是與加藤清正。加藤嘉明。福島正則。池田輝政。細川忠興。連署罪狀三成。請誅之。德川

公不許。乃如大坂。請於利家。利家疾篤。三成方視之。七將不得達。乃各自治兵。欲擊殺之。未發也。閏月三日。利家疾革。奮呼曰。天下滔滔。吾不自嗣君成立而死。死不瞑矣。遂卒。衆推其長子利長代之。列四大老之下。七將曰。大納言旣沒。三成必出。欲要擊之。或走告三成。毛利。浮田島津。上杉。佐竹。五家皆善於三成。佐竹義宣自伏見馳至。弔前田氏。因見三成于浮田氏。曰。寧自歸於內府。携詣德川公。德川公納之。七將聞之。憤惋。追至伏見。或說德

川公勿除三成。德川公大悟。遂諭七將弭兵。七將不得已。聽之。又諭三成解政權。就封澤山。七將欲要擊之。見德川氏兵護送。乃止。上杉景勝與三成通謀。約俟明歲。東西舉兵。以討德川氏。四月。大閣廟成。詔賜號豐國明神。自秀賴徙大坂。伏見城無主。五月。黑田長政。堀尾吉晴等。請德川公入城。如太閣故事。六月。毛利。浮田以下。外征諸將。皆謁歸。七月。前田。上杉。佐竹三家亦之國。德川氏久不覲秀賴。頗有物議。淺野。片桐等數促之。辭以疾。八月。

乃往。遂留居西城。西城時爲秀賴嫡母淺野氏所居。於是淺野氏遜於京師。有流言。淺野彈正。大野治長。土方雄久。援前田氏。以圖德川氏。十月。放治長于下野。雄久于常陸。寘彈正于武藏府中。下令北伐前田氏。細川忠興爲謝之。德川氏徵前田利長。母爲質。十一月。徙之江戸。增田長盛。長束正家。爭之曰。遺令勿告。而交質。盍與諸老議。弗肯利。長泣而奉令。是歲。德川公加封細川忠興。堀尾吉晴。各五萬石。五年。春。德川公戒上杉景勝。西上。答。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一 勅 曰。我受太閤遺旨。鎮守東陞。何受內府令也。乃數其背盟十罪。德川公大怒。議東伐。上杉氏夏以其義女妻黑田長政。留兵於伏見。而自將諸軍東下。三成欲起兵乘其後。會大谷吉隆自其邑敦賀會師。三成使人要之。告以其謀。吉隆極言其非計。三成不肯。吉隆乃訣去。低回久之。曰。吾與治部共仕太閤。舊相好也。今知其事不克。奔之。非義。乃還。三成大喜。與長束正家皆赴大坂。見增田長盛。定議。秋遂移書遠近。曰。內府有罪。嗣君命討之。苟念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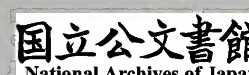
閤恩誼者。宜來戮力。毛利輝元以下侯伯來會者四十餘人。時東西諸侯妻子皆在大坂。三成收之城。中使輝元。長盛守大坂。浮田秀家。小早川秀秋。島津義弘等。將四萬人。攻伏見城。小野木重勝等。將一萬人。攻田邊城。毛利秀元與長束正家。僧惠瓊。將三萬人。攻阿濃津。京極高次等。將二萬人。徇北陸。吉隆在敦賀。招北莊大正寺。小松三城。下之。前田利長與弟利政。為德川氏。攻拔大正寺。遂欲攻北莊。北莊乞援於敦賀。吉隆乃自將赴援。或曰。

堀尾氏兵守府中。而在我後。不先取之。則進退皆難。吉隆曰。北莊陷。則小松孤立矣。至若府中。則不必取也。亦不可取也。即可取也。不可不分兵守之。分則兵寡。以寡對衆。是爲難耳。且彼必不敢要我矣。是我使敵守城也。我既卻北兵。以存諸城。則彼不攻而下矣。卽夜五更。馳至北莊。利長姊夫中川宗伴在京師。將赴北陸。吉隆要而執之。令爲書。給利長曰。內府西上。將士多叛之。大坂兵逆擊之美濃。走之。遂發舟師。將取加賀。公宜早爲之備。利長

得書疑懼。引兵卻。府中果遂降於吉隆。會高次等至。合兵復大正寺。遂定越前。置守而南。吉隆教三成。招織田秀信。秀信以岐阜降。於是三成導諸將至大垣。秀家等拔伏見來會焉。德川公至下野。聞變。不爲驚。然以諸將質在大坂。頗疑之。使人問其去就。諸將皆奮。欲擊三成。乃誓曰。公苟不渝太閤約。善視嗣君。則僕等力戰。必梟治部。諸將乃先發。首攻岐阜。下之。三成與嶋津義弘援之。不及。東軍陣赤坂。秀家欲夜襲之。三成弗聽。秀元拔阿濃津。

來陣南宮山。秀秋來陣松尾山。初秀賴與生母淀君居大坂。而嫡母淺野氏稱北廳。居京師。庶母京極氏稱松城君。居大津。北廳之兄曰木下家定。家定子為秀秋。及兵起。北廳使人戒秀秋曰。內府不利。秀賴則力拒之。非然則勿負之。秀秋遂送款於江戶。松城君之弟為京極高次。高次受封大津。與德川氏嗣子並娶淀君之妹。亦送款江戶。及岐阜陷。吉隆台北陸諸將會大垣。高次後發。馳歸大津。舉兵應德川氏。立花宗茂。筑紫廣門赴大垣。比至

石部。聞之。返陣。勢多。會毛利秀包等來自大坂。則合兵攻高次。淀君遣二女。使諭松城君。及高次夫妻。不肯。宗茂等攻奪其邪。而城未下也。德川公分兵為二。自將一軍。由海道。使其嗣子秀忠將一軍。由山道。命彈正少弼助之。關西從風而靡。爭先送款。山道之軍。進至小室。招真田昌幸。初昌幸赴會津。至大伏。而大阪檄至。長子信幸曰。吾受關東殊遇。請東矣。西軍即敗。吾為父弟乞命。幸村曰。太閣舊誼。不可背也。寧西而死。不東而生。昌幸曰。欲東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賴山陽
者東欲西者西而吾與西者也乃遣信幸之江戶而自與幸村以兵三千歸上田東軍三萬陣于小室信幸從在其軍以書招其父兄不肯居四日東軍來攻上田城帶川昌幸壅其上流伏兵險阻出戰佯走東軍爭追陷伏而亂乃決其壅水大至東軍不能繼幸村以突騎蹙之遂大敗其軍使不得進者三日其海道軍竄之亦遲回數日以其久不至乃獨進陣于赤坂秀家與三成計亦設伏而挑戰敗其前軍而退於是諸將大議決戰秀家吉隆

欲固守大垣以竄田邊大津兵島津義弘欲夜襲赤坂三成恃其衆皆不聽欲出戰于關原夜赴南宮請秀元夾擊東軍秀元素通款東軍佯諾之三成遂赴松尾獎厲秀秋秀秋已與東軍約為內應亦佯諾之吉隆疑秀秋有異以其兵陣松尾山下吉隆有惡疾以綃蔽面輕服坐轎戒其左右曰及敗速斬我頭且日兩軍大戰關原自辰至未東軍數却而秀元秀秋皆觀望不戰東兵窪島某馳白德川公曰秀秋似背約請更為計德川公驚曰我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賴朝
悔為小兒所賣。使窪島向松尾山發礮促之。黑田長政亦使人責秀秋。秀秋乃以兵八千。銃手六百。下山擊吉隆。吉隆怒呼曰。豎子背恩忘義。不可舍也。以六百人直衝其麾下。戶田重政。平冢為廣。助吉隆。大破秀秋。斬東軍監使與平負治。而脇坂。朽木。小川。赤坐等。皆應秀秋。與東將藤堂高虎。織田長孝等。三面逼之。重政為廣。皆戰死。吉隆隊將湯淺五介退告之。吉隆曰。吾可以死矣。勿使敵傳吾元。遂自殺。五介剽之。使侍臣某藏之泥中。而

駢肩高虎陣死。吉隆二子吉胤。吉之。姪賴繼。皆力戰。返見空輜。相泣欲死。從者諫之。乃走。欲守敦賀。無肯納者。遂走大坂。賴繼尋病死。東軍以秀秋內應。乘勢齊進。西軍遂大敗。秀家怒。欲與秀秋決鬪。明石守重諫曰。君為元帥。何自為匹夫行也。秀家曰。吾不翅惡秀秋也。輝元不親出。秀元亦持兩端。事可知矣。吾有一死報太閤而已。守重曰。縱諸將皆叛。君宜獨據其國。以輔嗣君。徒死何為。秀家乃走。其將長河內某死之。秀秋薄義弘。義弘擊走之。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賴山陽
曰。吾雖敗。不肯却走。以殘兵五百。薄東軍而南。東軍爲動。東將井伊直政等追躡。又擊走之。敵衆尾不止。阿多盛淳代義弘死。義弘得間。踰鱒尾嶺而去。三成走匿伊吹山。散從者曰。吾欲自大坂航赴薩摩。以計再舉也。汝等宜伏匿以待時。三成遂採拾充饑。行四日。患泄。至石橋村。就所知農夫某某舍匿之。或者戒某曰。聞子匿治部。今田中吉政在井口。索之甚急。事露。子必逮禍矣。農夫曰。無之。三成隔障聞之。謂農夫曰。吾終不可脫。汝盍出告。農

夫使之遁走。三成曰。吾病矣。不能寸步。恐累汝。汝第速自首。農夫乃之井口。告吉政。吉政遣卒捕之。初三成之握權也。吉政事之甚恭。三成旣被捕。呼吉政如故。曰。吾欲報先君知遇。與上杉毛利等俱舉事。一敗至此。命也。願得速自殺。吉政請之。德川氏乃命醫治其疾。其父晴成。兄重成。子重家。姪朝成。皆在澤山自殺。長束正家走保水口。東兵來逼。誘出之。迫使自殺。僧惠瓊亦被捕。皆囚于東營。諸將帥爭折辱三成。獨淺野左京大夫視之憫然。脫

其短襖衣之曰。子雖我仇也。同爲豐臣氏臣。吾不忍乘其困。加以無禮。德川氏聞之。心敬憚大夫。義弘之南走。經伊賀。大和。行破。士兵而至大坂。欲與輝元。長盛。俱城守。二人不答。乃取其質。航歸薩摩。先是。田邊。大津。皆下。立花宗茂。引兵東。至草津。聞敗。還入京師。使人謂木下家定曰。貴息之事。不可言也。子猶右嗣君。則請共守大坂。家定曰。子先往。乃閉門自守。宗茂遂至大坂。使謂輝元曰。公苟城守。願扞一面。輝元曰。議而後答。宗茂罵曰。今日復

何議。乃欲歸其國。將士曰。公所以酬豐臣氏足矣。因勸降德川氏。乃送降焉。亦航歸柳川。秀家經近江。爲士兵所困。獨從二人。竄土窟中。聞捕者至。欲自殺。從者止之。請其寶刀。出告東軍。以秀家既死。獻刀爲證。秀家至大坂。聞其國已覆沒。竟走薩摩。其妻前田氏。利長妹也。太歸加賀。後數年。利長問得其實。告之江戶。乃責前告者。告者請死。釋之。島津忠恒。請宥秀家死。流八丈島。前田利政。據能登。九鬼嘉隆。據志摩。並抗東軍。利政除籍。嘉隆自殺。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七 三
是役也。小西行長首應三成。三成以其更事倚賴之行長爲人自殖而薄士。士不樂爲之用也。及敗陣亂不可禁。乃走至糟川。逢僧林藏主者。曰。吾攝津守也。吾德女矣。僧曰。公盍自刃。行長曰。吾奉耶蘇教。不可自刃。僧乃執而告之。是歲冬。與三成惠瓊皆斬于京師。加藤清正初知三成必舉事。止德川氏東行。不聽。乃歸其國。逢大坂檄至。曰。是佞豎託幼主。以濟其私也。乃發兵攻小西氏城邑。盡并之。會黑田孝高攻略近國。因合兵降筑紫廣門等。

遂臨薩摩。島津義久已降德川氏。森勝信其弟勝永。出小倉。走匿土佐。上杉景勝與伊達政宗最上義光戰而勝之。佐竹義宣觀望不出。及聞上國敗。皆降德川氏。先是德川氏旣捷。將入京師。諸將先進至大津。福島正則議曰。吾輩知三成舉事。非郎君意。故右內府討之。今三成旣敗矣。內府或遂謀不利於郎君。則吾以死拒之。淺野加藤等皆然之。乃入京師。德川公至大津。置關于日岡。以其臣伊奈圖書守之。正則使使大津。爲關吏所辱。使者復

命而自殺。正則怒。以其首。贈井伊直政。直政驚。斬關卒數人。謝之。正則愈怒。曰。百卒不直一士。必得圖書頭。如不見許。吾將爲我所欲爲也。圖書聞之。自殺。既而德川公入大坂。不問秀賴。遂大行慶讓。削毛利輝元之六國。放增田長盛于高野。真田昌幸與子幸村。亦遁高野。以秀秋功最大。封浮田氏故地。尋病狂死。國除。其父家定削邑。兄勝俊。利房。皆奪封。兄延俊。獨邑于豐後。當是時。德川公威權益熾。七道將士皆會江戶。留其孥爲質。而秀賴獨

食攝津河內和泉六十餘萬石。初片桐且元。小出秀正。憂諸奉行舉事。而不能制也。東西之軍未接。二人亟發使者。赴關東。分疏其意。諸奉行要之。使攻阿濃津。使者亦恐。嫌怯避。終從之。德川公怒。秀正退居所和。田尋病卒。且元獨傳。盡心輔導。未嘗離左右。八年三月。德川公爲大將軍。四月。秀賴陞內大臣。叙從一位。七月。將軍以其孫女妻秀賴。命且元迎之。令大坂加且元封萬石。且元以嗣君幼。辭不受。尋如江戶。將軍面諭勿辭封。十年四月。秀

賴遷右大臣。將軍讓職其嗣子秀忠。五月。前將軍在京師。諷北廳使秀賴來見。淀君母子相依。不欲分離。又恐其有變。固辭不遣。十三年。二月。秀賴患痘。福島正則自安藝馳至。日夜看護。先是。正則謂結城秀康曰。公太閤養子。於大坂郎君。爲兄弟。將軍百歲後。公善遇郎君。老奴亦當竭力周旋。秀康疑其有異志。絕之。初。秀吉造金馬數十。一馬當鈔金千枚。藏之大坂城中。以備軍須。十五年。秀賴以東旨。再興方廣寺。以繼先志。以且元監役。所費鉅

萬。多鎔金馬。充費。是時。關東工役數起。福島加藤。淺野。池田。諸家。每助其役。清正赴江戶。多率士卒。又必過省秀賴。因置邸於大坂。如故。凡邦俗男子。必剃其鬚髯。而清正長髯自喜。前將軍使一親將。以其私謂之曰。以予觀於公。有可去者三。長髯一也。大坂邸二也。東行從兵三也。清正曰。吾戎服着銅面。有髯以爲之藉。則肅然無有搖撼之患。撤大坂邸。是弃太閤舊誼。不以兵自從。緩急不及事。皆不可去也。十六年。三月。前將軍在京師。使織田長

益來諭。名見秀賴。淀君不肯。北廳使清正及淺野左京大夫促之。二將因啟曰。臣輩以死守郎君。必無慮矣。且元亦自京師馳還苦諫之。淀君乃遣秀賴。二十八日。溯淀入京師。二將以弓銃夾岬而北。福島正則稱疾守大坂。前將軍使其二子義直。賴宜迎之東寺。二將以下二十一人。徒步護輿入二條城。前將軍出迎之門。相見于正殿。前將軍南鄉坐。關東將士及諸侯伯擁衛左右。秀賴北鄉坐。二將在其後。秀賴贈前將軍以名刀二口。駿馬一疋。

黃金三百枚。及錦緞若干。其公族將領皆有所遺。前將軍答以二刀三鷹十馬。饗畢。清正曰。淀君遲歸。請辭矣。前將軍使其女婿池田輝政賜酒於二將。既罷。扶秀賴出。謁北廳。拜豐國廟。視方廣寺役。自伏見上舟。清正獻酒賀焉。歸其邸。出短刀于懷。泣曰。吾今日聊報太閤之恩矣。四月。義直。賴宜來大坂。報秀賴北上也。秀賴迎而饗之。六月。清正病卒。清正嘗謂人曰。前田利家晚志儒學。招吾及浮田秀家。淺野幸長。語次舉論語託孤寄命之章。我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七
爾時不知其何謂。乃者讀而思之。略有所曉。當今
之世。不念此語者。恐陷不義也。清正既卒。淺野父
子相繼病卒。十八年。秀賴以東旨。加片桐且元。大
野治長。祿各五千石。且元與木村重成。薄田兼相。
及七隊長。以遺命保護秀賴。服事關東甚謹。而治
長者。淀君乳母子也。織田長益者。淀君季父也。皆
見親信。寢與且元相軋。十九年正月。彗星見東方。
二月。大坂天主閣烟起。衆趨救則無矣。使韓人李
文長策之。遇良之益。曰。尋兵失疆。喪其貞良。敗我

殺鄉。再筮。遇臨之坎。曰。人面鬼口。長舌如芥。斲破
瑚璉。殷商絕後。秀賴大惧。命巫襮之。四月。方廣寺
成。乃鑄洪鐘。命東福寺僧清韓銘之。五月。遣片桐
且元赴駿河。告成。請慶。前將軍曰。右府爲願主。宜
親往慶之。因命其親臣本多正純。以女爲且元婦。
慰勞遣歸。且元大喜復命。卜八月三日。公卿以下
皆會。縱四方民觀儀。將發行。會前將軍覽鐘銘稿。
大怒。曰。銘有國家安康之句。是截我名也。序有大
小釋迦迭爲主伴之語。是欲代我也。秀賴何意。乃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七 賴氏正本
敢詛我德川氏京尹板倉勝重。馳使告之。且元停其慶會。且元大驚曰。是非右府所知也。託之清韓。偶然及此耳。臣不學。成卽附工。罪無所逃。今大儀垂成。萬衆已聚。而遽停之。恐驚民耳目。伏願且畢禮。尋毀滅銘文。然後臣甘心伏誅。毋悔也。勝重不肯曰。是成詛也。遂停儀。物情騷然。且元名問清韓。清韓不服。乃使清韓赴駿河陳謝。而自與其弟元重。大野治長繼赴之。前將軍執清韓。命板倉重昌如京師。令五山僧註疏銘文。僧多證其詛。且元至

鞠子驛。留不敢入。九月。有命遣歸治長。而獨召且元詰責之。且元陳謝甚力。淀君聞且元等不得見。遣其乳母大藏與尼正永赴謝。二女欲專辨銘辭。急習其句讀。且誦且行。至則召入。溫言慰藉。不復及銘辭。使往江戶。省夫人淺井氏。二女大喜出意外。既還駿河。與且元皆告歸。許之。二女請答書曰。既面諭之矣。乃皆辭上途。有命獨止。且元使本多正純。僧天海言之曰。將軍意終不可解。右府何以爲信。表其無他。且元曰。願受教。二人不答。且元曰。

請赴江戶。取將軍旨。二人入白焉。曰：將軍意亦與我同耳。女宜歸而孰籌之。且元遂辭去。馳及二女於土山驛。二女乃悉語之。以前將軍懇諭狀。曰：國事莫復足慮者。且元曰：吾所聞則大異諸。前將軍逼我以右府表信。吾揣其意。蓋有三策焉。淀君東與妹氏同居。上策也。右府往依婦翁。中策也。避大坂徙他。下策也。三策行一。庶幾無事。二女不言。退而相言曰：前將軍豈至於此。是市正欲賣我君也。密馳書告大坂。曰：且元形迹可疑。且元不之知也。

使二女先還。而自入京師。與板倉勝重議事。淀君聞二女報。憤恚曰：吾雖太閤妾也。於右府爲生母。何屈辱關東哉。寧與右府枕城而死。乃欲誅且元。遂舉兵。治長長益力贊之。已而且元至。謁秀賴。陳三策。秀賴稟之淀君。淀君使人諭且元曰：俟後日面議。至期。且元朝服將出。會其臣小島某自外來。告曰：淀君信讒言。猜公有貳於關東也。欲伏兵要之。遂舉大事。且元大息曰：噫。年少輩誣誤我君。自速亾滅耳。治長傳內旨。名之甚急。且元遂稱疾不

出。治長知謀泄。懼曰。彼素掌管鑰。諳城內有無。即起兵奪城。不可悔也。不若先發誅之。乃令七隊長赴攻之。七隊長皆不肯曰。市正忠勇無比。誅之。是絕嗣君手足也。於是。一城大擾。兵士聚片桐氏者。三百餘人。治長患之。欲離間其兄弟。諭元重攻。且元。元重答曰。家兄誠懷。携貳。吾將大義滅親。不必煩公等。公等忌害忠臣。又使人推及於同氣。未能奉令也。秀賴近臣。今木某潛來說。且元曰。內城八門。公管其六。今夜潛兵奪城。逐治長兄弟。而請

命於關東。關東猶不釋。則翼我君舉兵耳。願公速斷之。且元鬢願曰。吾特欲待讒人來攻而自殺也。苟如公所言。則長被反名矣。因令部下曰。即及於戰。勿使矢嚮內城。明日。七隊長諭且元。納質弭兵。退就其邑。且元從之。十月朔。與治長交質。盡獻城門管鑰。致事而去。七隊長送至大和川上。還質訣飲。且元曰。吾苦心運籌。欲利豐臣氏。吾上策而見聽。吾則請地築第于江戶之郊。故宏其規模。以延數年。我君未壯。而前將軍大耋。吾策不亦善乎。區

區之心未遑盡明。乃卒至於此。因相鄉泣哭。顧望而別。且元遂歸其邑茨城。遠近騷擾。前將軍遂下令天下共攻大坂。秀賴會諸將議拒守。先是七隊長更候駿河。治長等疑之。頗收其兵。隊長皆怨望。於是。不出參其議。速水守久和解之。乃出。治長建議曰。宜急舉事。天下比年苦土木。舉皆思亂。至西諸侯。槩皆浴先君恩澤。誰不來援者。遂買城下及界浦漕粟及火藥。移檄四方。關原敗後。潛匿所在者。若諸國獲罪。亡命者。爭先來聚。真田幸村自高

野。長曾我部盛親自京師。後藤基次自南都。森勝永自土佐。其餘內藤政勝。小倉行春。明石守重。御宿政友。塙直次。仙石宗也。岡部則綱。山川賢信。長岡興秋。北川宜勝等數百人。治長以竹範。鎔。金。馬。以募兵。飢寒之士。偽姓名應募。旬日得五萬。而有土將士無一人應者。秀賴手書招諸國主。前田氏以下皆縛使者。以其書獻德川氏。治長等意大沮。而事不可中止。乃颺言曰。諸侯伯皆陰通款於我矣。東軍來。夾而擊之耳。遂修守備。壘高丈餘。十步

一樓北帶淀河。柵于長柄。神崎二島。東控大和。木津二川。鷓野。今福以南。至於鷺島。皆臨汗田爲壁。西據橫港。連若于川場。博勞洲。葦島。福島。穢多。道頓諸處。列艦于海口。南穿空壕。交錯材木於壕內。以沮敵馳驅。七隊長曰。寨不可廣。廣則難守。况以一城抗天下。曠日持久而驅市人糜糧食。毋爲也。治長不聽。真田幸村不喜受人約束。乃別築偃月城于玉造阜。闕東西二門。募信濃遺民。得百五十人。秀賴又附以伊木遠雄。山川賢信。北川宜勝等。

五千人守之。幸村因獻策曰。臣聞德川氏擡天下兵。以來攻我。我坐俟之。無他竒道。度關東北國之兵。強半未至。宜以此時。出大旆于天王寺。以勝永與臣爲先鋒。赴于山崎。使盛親基次出大和路。扼宇治橋。攻拔伏見。縱火京師。以大關天下之衢路。則西國諸侯。必有來屬者。是一竒也。基次曰。計雖善矣。非萬全者。本城壯固無匹。雖受天下兵。可支三五年。如此則敵必有內變。諸侯被先世恩者。必歸款於我。何必遠出。衆然之。前將軍。將軍率諸侯。

伯相繼西上。獨留福島正則。黑田長政。加藤嘉明。平野長泰。谷衛友于。江戶不許從軍。正則潛應大坂需。自其封安藝。輸粟五萬石。其二姪正守。正鎮皆入城守。以故最見疑。竹中重信受命自駿河赴江戶。諭旨正則。正則因以書諫。秀賴曰。郎君因事忤關東旨。遂動兵馬。是自速亡滅也。願改其圖。奉淀君于關東。以計無事。不則老奴爲東軍先鋒。一舉拔城。君其勿悔。豐臣氏安危。將決於此。願熟計之。前將軍途覽其書。遂不許從。秀賴得書亦無所

對。重信復受命赴安藝。使正則子正勝治兵會師。正則遙戒其老福島丹波尾關石見曰。汝輩輔我兒以應郎君。莫以我爲也。郎君而成事。吾死不恨。不然則吾何以見太閤地下哉。丹波欲從命。石見爭之曰。吾儔之於主公。猶主公之於右府也。吾儕何可禍主公哉。遂擁正勝會東軍。蜂須賀家政既老。首迎謁東軍。片桐且元嘗託其貲于界浦人宗薰。宗薰告城兵來掠界浦。且元乃遣兵二百援之。至尼崎城。索舟。尼崎人疑而不許。大坂兵出擊。且

元城兵亦不援。且元退守神崎。土民間其叛。大坂也。爭起要之。與城兵合擊。遂虜其兵。且元厯免。於是前將軍至京師。召見之。且元辭曰。臣計輯和。乃開大隙。何以見爲。前將軍曰。兵起非汝罪。宜亟來此。更爲後圖。藤堂高虎爲東軍先鋒。來陣往吉。郡良列窺其孤軍。欲襲之。議不諧而止。良列又欲遣間諜。縱火兩將軍營。亦不用。東軍患二島難濟。壅其上流。城兵出爭之。不克。十一月。池田氏兵自神崎濟。城兵出距。不利。幸村基次等建議曰。將軍不

日至天王寺。及其未陣。襲之。必克。治長曰。是可用之小戰。今與天下戰。始合失利。不可復振。不若致之堅城下。而挫其鋒也。幸村等曰。以寡擊衆。自非出奇。何得勝乎。良列亦勸之。終弗聽。已而東軍悉至。列營四外。大凡五十萬許。治長發間使。誘舊屬諸將。諸將皆捕其使。獻之前將軍。前將軍遺書城內。使請和。不肯。幸村叔父信尹從在東軍。前將軍使之入諭。幸村降之。幸村答曰。關原之役。臣父子屬西軍。以寡兵抗大師。及敗遁逃。伏匿山野。右府

不以臣陋劣。授臣以數千兵。使將一面。是知臣也。士爲知己者死。臣死不能負焉。信尹復命。再遣說之曰。苟降。則封以信濃地。世世毋絕。幸村曰。爲我謝前將軍。臣一死報右府。不知其他。有如東西預兵。臣當寄食叔父耳。不然則雖受日本之半。而不能奉命矣。願叔父勿復來也。前將軍與木村重成父重茲有故。又招降之。重成不應。薄田兼相守穢多崎。蜂須賀至鎮來攻之。兼相飲於倡家。其兵畱守。不支而走。兼相深以爲耻。已而鷓野柵爲上杉

景勝所破。今福柵爲佐竹義宣所破。木村重成聞急。單騎出拒義宣。渡部尚與七隊長出拒景勝。秀賴自城樓望見之。顧基次往援重成。基次卽起。從士取鎧。及之京橋。環而馳。謂重成曰。公勞矣。僕請代之。重成曰。事方殷。代將則陣亂。公老於兵者。何爲是言也。基次乃陣其後。泛舟澤中。排楯放銃。橫擊義宣陣。重成因大破之。斃其老澁江政光。尚等亦擊破景勝前軍。竟不利退。重成。基次亦收兵。基次中丸。傷其左肋。捫之曰。吾創不至死。右府命厚

矣。已而以柵難守。弃而入城。片桐且元入軍備前
島。而蘆島博勞淵。前後皆陷。池田淺野。蜂須賀。諸
將自西北進。七隊長曰。吾輩固曰。廣者難守。適以
增敵氣耳。宜弃天滿川場。道頓港三寨。約之內城。
治房以萬人守道頓港。獨不肯。即夜諸將託軍議
名之。遣基次等。燒諸壘寨。治房部下驚走入城。基
次伏死。士誠曰。備前之軍。其將年少。氣銳。必來於
此。汝輩突起取之。池田忠繼在福島。望火。果欲馳
入川場。其將花房職之曰。後藤多謀。必有伏也。乃

止。伏兵徒歸。基次曰。花房未死乎。十二月。東軍入
三寨。即夜大野治長第失火。東軍意城兵有內應
者。自京橋口進。城兵堅拒卻之。幸村與前田利光
對壘。出銃于城外林中。日斃敵兵。利光前鋒與
村某欲奪林以為功。幸村謀知之。潛收其兵。與村
至。不見一人。城兵自銃眼指而笑曰。公等索狐兔
乎。與村忿。踰濠攀壁。則銃矢交發。殺傷數百人。南
條光明在南壁。其叔父與藤堂高虎相識。高虎約
書于矢。射壁上。招降之。叔姪合謀。欲導高虎兵。期

四日黎明。事覺。秀賴與諸將議。族誅之。而不更其
幟。列銃以竅。黎明。藤堂氏。井伊氏。合兵。傳壁。加賀。
越前兵亦逼。幸村壘下。皆遇銃而敗。會櫓上失火。
敵二百人乘之而登。幸村擊麀之。是日之戰。自卯
至午。而城兵不損一人。織田長賴守星谷口。其卒
私鬪。東軍乘喧疾攻。秀賴遣北川宜勝等援擊。卻
東軍。東軍於是自天王寺口。穴地而進。城兵亦穴
地而拒之。東軍休戰。每夜發砲而闕。城兵亦發砲
而闕。前將軍數遺書於織田長益勸和。要三事。曰。

毀羅城。填周池。若徙封大和。若以淀君為質。皆不
肯。然城兵聞和議起。守備頗怠。而東使至。愈頻。長
益治長以秀賴旨。使使答之。曰。雖果成和。而諸客
兵。不忍奔之。願得益封。議乃輟。塙直次。長岡貞安。
請大野治房曰。受圍日久。不一出戰。軍氣何得振。
今備前。阿波兵陣本街橋南北。宜分兵襲之。治房
曰。吾亦欲之。夜戰。利於寡。寡而分之。恐不能克。宜
專襲其一軍。乃揀壯士百餘。申暗令。以直次。貞安
將之。出斫阿波營。斬其將中村重勝。治房與御宿

政友出迎之橋上而還。當是時。天下諸侯皆從東軍。未至者獨鳴津氏而已。京極高次子忠高從攻城。其母常光在京師。前將軍以其爲淀君妹也。使人迎之。以講和議。又陰誘降城兵。淀君遂使治長。長益勸秀賴。秀賴召七隊長及新附將士議。或曰。關東之謀。不可測也。宜嬰城二三年。以俟敵有變。或曰。諸侯無援者。而城兵有貳者。以有貳之兵。守無援之城。而城內糧仗。不足以支三年。不若媾和。以爲後圖也。治長。長益欲和。說秀賴甚力。秀賴曰。

片桐且元爲我盡忠。以計無事。汝輩乃沮之。勸我舉事。今何與前言相反也。會常光氏至。德瀨淀君數往復傳東旨。終約。逐客兵。填周池。長益出子尚長。治長出子治德爲質。十九日。和成。翌夜。茶臼山下失火。延燒二十餘營。幸村曰。敵新和而懈備。宜掩擊之。治長等不許。二十日。前將軍遣板倉重昌。將軍遣阿部正次。入蒞誓焉。秀賴遣木村重成出蒞誓焉。而以郡良列爲之副。重成年少有風儀。盛服騎馬。抵茶臼山營。自轅門下馬。關東諸將設臚。

幕中引重成。重成不揖而入。永井直勝。土井利勝。擯之。使坐下坐。重成不顧而進。叙秀賴旨。然後退。伏前將軍曰。是常陸介子乎。何酷肖父也。因問其齡。曰。二十二矣。曰。然則與右府同年矣。往日鷓野。今福之戰。壯勇無雙。重成慨然對曰。臣有遺憾焉。已而誓書出。押血糝糊。重成曰。淀君婦人。恐有疑焉。敢請更面刺鮮血。前將軍鍼於指曰。年老血枯。重成爲不聞者。遂取血誓。拜謝而退。禮諸將乃還。旦日。東軍發卒十萬人。隳外城。填空壕。以吏七名

監焉。是日。島津氏始至兵庫。居二日。治長與長益俱往謁兩營。前將軍見治長。面稱揚之曰。卿年少。能爲秀賴舉事。何其壯哉。吾欲上野介事將軍。猶卿也。上野介者。本多正純也。因命正純請其上衣。遠近傳以爲榮。治長意氣益驕。其夜。前將軍遽入京師。吏請夷壕淺深。前將軍哂而對曰。使三歲小兒可得上下耳。初城中諸將約填周池。以爲止西。南外壕。居數日。外壕旣埋。遂及內壕。城中大驚。皆咎治長。治長使人出詰監吏。吏對曰。吾輩受命填

周池以爲周者。周內外之謂也。是時將軍猶在岡山。治長自馳赴岡山。岡山將吏皆曰。是大御所命已。治長乃馳使京師。因板倉勝重請之。勝重曰。本多正純主此事。我所不與也。還詣正純。正純稱疾不出面。徃復數回。而東軍益興卒。晨夜督責。以至明春。塹壘皆夷。獨存牙城而已。元和元年正月。兩將軍皆東歸。諸國兵罷之國。淀君游嬉恬安。而荒殘之餘。將士莫所仰給。物議囂然。三月。遣青木一重。及大藏正永。請賑於關東。關東不報。客兵交勸。

秀賴母子再舉。曰。去歲舉天下攻我。而不能取。是世所共知也。今而再舉。必有歸者。乃召募遠近。得十二萬人。上下大喜。於是大議戰備。數日未決。真田幸村進曰。今日之事。兩言決耳。可戰也。不可守也。獨有急襲京師。挾天子以令天下而已。治長兄弟不聽。七隊長乃說曰。城壕隳廢。誠不可比前役。此地三面迫水。而南接平野。敵每至自南。請以我兩軍。迎彼兩帥。直衝突麾下。其勝敗天也。議終決。乃急繕守備。柵于外城。甕趾穿塹二尺。四月。東軍

先鋒已至京師。兩將軍兼程西上。飛檄諸侯。復急赴大坂。留一重等不遣。使常光氏來言曰。弭兵徙大和七年。則吾修大坂如故。還予之。不答。於是分軍爲三。大野治長領一軍。七隊長。及後藤基次隸之。大野治房領一軍。長曾我部盛親。森勝永。仙石宗也。隸之。木村重成領一軍。真田幸村。渡部尚明。石守重隸之。秀賴具旗鼓。親按視南郊。上茶臼岡山。指揮三軍所嚮。士氣頗奮。然治長矜持太甚。以淀君命。抑沮諸將。軍議屢變。長益父子。出奔京師。

治長益專。治長一夜過櫻門前。有人刺之。不中。走治長卒。追殺之。旦日檢尸。治房部卒也。城中莫不相猜防。前將軍潛使人招重成。重成不應。其女兄夫猪飼某。應城中召募。創病歸鄉。重成遺書及物。訣之曰。城中近狀。無復足觀。諸謀議皆決於母氏。我輩所陳。一切不聽。天下永爲家康之有。可知也。已。家康與僕有舊。使板倉伊賀數招僕。僕受先君命。以屬嗣君。而懷藏二心。心所不安。故雖無一所聊賴。且因循在此。特願速戰。死復何言哉。此刀。僕

所常佩服。經數十戰。未嘗蹉跌者。今以贈公。幸愛護之。諸將皆以治長之故。鞅鞅不樂。皆如重成意。兩將軍既至京師。大坂間細狙擊之。皆不成。乃遣大野道見。縱火界浦。奪東軍據資。遣大野治房。以萬人入大和。攻郡山。走其守將筒井定慶。聞淺野氏舉紀伊軍至。因誘其國民。乘虛起兵。紀伊軍乃還救。治房尾之。先鋒塙直次戰于檜井。戰死。治房赴援不及。既而東軍來自大和河內。水野勝成。藤堂高虎。井伊直孝。伊達政宗。為先鋒。諸隊長執前

議。欲迎之南郊。基次不可。曰。野戰勝敗。以衆寡決。今以寡擊衆。不若邀之險阻。臣請以萬人扼國府嶺。擊挫其先鋒。先鋒既挫。後軍必退。頓南都郡山。不能輒進。吾因其變。以制其勝。至受大軍於曠原。臣所不知也。從之。授基次兵一萬四千。陣平野。又遣薄田兼相。渡部尚繼之。兩將軍使人誘基次。曰。苟啟東兵。則封以播磨。基次拜謝。曰。今東西決戰。使西強東弱。則歸東矣。今東強西弱。去弱就強。臣之所耻也。雖然。東旨之辱。亦不可不報。報以速死。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七 幸村
臣速死。城亦速陷。所以報也。五月五日。基次勒兵。夜發。失道。出古市。軍士恟懼。基次日。此地據林臨水。戰守皆便。宜飲馬以待日。旦日。治長出助基次。幸村陣道明寺。重成陣若江。盛親陣矢尾。基次不知敵有後繼。不告衆而進。至片山。與水野勝成遇。擊破之。尚。兼相來援。連戰未決。陸奧。美濃。伊勢諸軍夾擊基次。基次盡亡其兵。以十一騎在山腹。使使訣兼相。曰。子勉之。吾將死也。乃復進。中銃殪。還至柏原。死。兼相耻前役之敗。亦奮擊而死。治長來

援。大敗。大谷吉胤戰沒。幸村聞急馳至。尚使人迎而告之。曰。吾衆創殘。子請承之。幸村諾而進。橫邀陸奧軍。陸奧軍長騎戰。勁騎八百。馬上發銃。乘烟馳突。無不摧破。伊達氏每以此得志於東國。幸村諳知之。乃引兵上譽田東阜。阜中有凹處。就布陣焉。命其兵皆脫曹委槍。坐以俟。指麾。陸奧軍稍近。幸村令曰。曹及相去數十步。令曰。執槍。敵發銃且馳至。遇槍而沮。又令曰。皆起。敵兵大潰而走。幸村轉陣南阜。收兵與尚更殿而退。盛親上矢尾堤。望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七 賴氏正本
藤堂氏旗。乃退伏堤下。敵先鋒二將以爲走也。徑
田上堤。則盛親大呼起。擊走之。重成游兵亦來援。
遂斬其二將。重成與井伊直孝相距若江堤。擊破
其前隊。重成揮槍挺進。所向皆靡。斬敵將山口重
信等三十餘人。而其兵死傷略盡。乃據隴而息。敵
以生兵乘之。飯島某扼重成曰。盍還城。重成掉頭
而進。遂死之。直孝部兵取其頭獻之前將軍。前將
軍檢之。曹纓無餘。而頭髮有香。前將軍嘆惜曰。是
預決死也。重成伯父宗明。戰于山田村。敗退。井伊

氏。藤堂氏合勢逼盛親。盛親亦敗退。增田盛次止
戰。盛次長盛子也。嘗仕尾張。前役從東軍。東軍勝
則憂。敗則喜。是役入城。屬盛親。以父猶在。不名而
死。盛親與幸村等自平野退。縱火聚落而入城。三
處之軍皆敗。將帥多死。城中失色。諸將議曰。今日
期會皆失。各自爲戰。所以不得志。明日諸軍合力
一戰。可以決雌雄也。秀賴諮之幸村。幸村曰。臣請
陣茶臼山以誘敵。明石掃部自川場出。今宮之南。
舉火敵背。夾擊其中軍。而主公建旗鼓繼之。事或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七 賴氏正本
克矣。從之。且日。幸村與渡部尚。大谷吉之等出陣。茶臼山。森勝永。竹田永應。陣天王寺南。郡良列。執桐號牙旗。在其後。治長與七隊長。陣毘沙門池南。治房與御宿政友。陣岡山。津川左近。執金瓠馬表。在其後。東軍彌漫山野。左右並進。前將軍紗左。將軍紗右。少將忠直。前田利光。本多忠朝。小笠原秀政等。爲先鋒。前將軍名候騎問敵狀。對曰。其陣甚堅。又待秀賴親出。頗有鬪志。乃命質子大野治德。作書贈其父治長。治長時巡視至茶臼山。幸村曰。

天下之事。決於今日。公宜促主公出。主公出。則軍氣自倍。川場軍亦當赴期。治長諾而反城。則秀賴已在櫻門。環緋甲。穿錦袍。千槍十旌。左右成列。鞍于馬而竦。如秀吉東征之儀。將士踴躍。俄而治德書至。曰。聞城中有約內應者。欲竦右府出舉事。謹勿出。治長危懼。止秀賴而又往。欲與幸村議。東軍左先鋒已來逼。勝永等以銃手相挑。幸村止之。登高而望曰。中軍何不來也。因名其子大助曰。吾族在東。治長常猜我。我當死於此。汝往侍右府。以明。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七
吾無貳心。大助時年十六。請止俱死。幸村叱曰。汝而死。誰明我志。盍殉右府乎。大助攬涕而去。敵兵益逼。而中軍及川場兵皆不至。幸村謂大谷吉之曰。事皆睽矣。是我死日已。麾兵而進。縱橫血戰。敵衆交至。幸村終死之。年四十六。吉之等皆死。御宿政友初仕越前。後歸大坂。於是遺書忠直曰。臣無善馬。君猶記舊情。則願賜一疋。以戰死。忠直予之以馬。政友騎焉。自岡山至幸村營。則戰已酣矣。曰。此亦不可以死乎。躍馬冒陣而死。勝永與忠朝戰。

擊大破之。斬忠朝。遂助永應。與秀政戰。又斬之。明石守重以驍騎三百。自川場赴約。與東將水野勝成遇。交綏而南。聞茶臼山敗。則轉出生玉。與阿部氏。高木氏戰。不利而走。東軍右先鋒逼岡山。治房擊破其先隊。轉逼將軍麾下。勝永。永應亦犯前將軍麾下。井伊氏。藤堂氏橫擊。勝永。勝永退。治長軍代進。要以銃手。不能過。七隊長邀戰。走之。時日已過午。前將軍使人入城議和。曰。徙封大和。弭兵。從君。乃使秀賴名還治長。及速水守久。二人旋旗入。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賴氏正本
城諸軍望見相驚擾曰城中有變也東軍乃齊進城兵大潰秀賴在櫻門據胡床迎見治長守久大助亦至叙幸村遺命語未畢潰兵大至秀賴曰我將出戰決死守久之曰潰兵填路不可出戰徒死徒隸手寧嬰壁固守力窮而死爲未剋也秀賴從之返坐于千席館東軍鼓譟逼城城中有應之者焚大野治長第京口門先破我庖人大隅某謀反縱火于庖延及殿宇城兵大擾諸門皆破郡良列津川左近擊馬表牙旗至千席館駢跪誓首而

言曰臣等當死於城外顧所掌表幟先君所以傳於主公五畿七道四海之外苟有目者無不覩而識之委之敵人傳觀播弄將貽羞萬世矣故謹奉還耳良列將自殺顧謂守久曰去歲之役吾獻策欲襲敵前軍縱火牙營而公等弗聽是終天之憾事已至此言之無益因卸甲脫其母衣置之床上曰是先君之賜今而致之吾事畢矣遂割腹死其子兵藏又死真野宗信中鳴氏種相繼自殺野野村吉安將入內城火熾不可前乃自殺於二城橋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七
上堀田正高纔得歸第。手又妻子而出。遇加賀兵
分入于廳。乃健鬪而死。秀賴奉淀君。將自殺于天
主閣。守久止之曰。勝敗常也。請暫待之。乃自觀月
樓。上于東櫓。烟燄隨至。治長徙之園莊倉中。與守
久。勝永共護之。治長猶恃和議。致書兩將軍曰。群
臣願自殺以全右府母子之命。因使人奉夫人德
川氏。送致東軍。東軍既取夫人。使四將來監護倉
外。命片桐且元錄倉中人名。欲出秀賴母子。四將
發銃於倉中。以示絕。倉中皆哭。秀賴悽然謂守久。

勝永曰。吾爲太閤嫡子。而至於此。天也。乃自刃而
薨。年二十三。勝永到之。淀君抱秀賴首悲號。使氏
家道喜殺已。於是道喜治長守久父子。勝永兄弟。
津川左近。竹田永應。及堀伊藤。成田森島。加藤高
橋。土肥。寺尾。片岡。垣原。小室。淺井。中高等。二十餘
人皆殉之。治長重成。渡邊尚。並有母。與北畠氏。湯
川氏等婦女十人皆死。秀賴之未死。真田大助。隨
其所之。衆諭之曰。舊臣且有逃者。子。客將之子。不
必殉之。盡出走。對曰。我父命我。必與右府偕死。終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七 三十一 賴氏正本
就倉外藉藁而坐。不食者一晝夜。俟秀賴死。乃自
殺。東軍諸將爭赴牙營。賀戰捷。小出三尹。秀正子
也。時侍前將軍側。前將軍指城中火。謂之曰。如何。
三尹瞽然俛首曰。臣不忍視。諸將或有愧色。秀賴
有一男一女。皆廢出。未知所在。東軍懸金大索之。
男名國松。甫八歲。與其保田中某。匿伏見農人橋
畔。或睹其美質也。捕而獻之。斬于六條磧。田中持
之號慟。竟殉之。京極氏捕獻其女。峰須賀氏捕長
曾我部盛親于男山。受命縛之二條城西門數日。

斬于磧。徇而梟之。大坂市尹水原石見。匿二條城
側。藤堂高虎捕之。石見殺三人而死。渡邊尚與治
長。約爲後圖。走至近江。聞秀賴薨。乃自殺。治長任
子。後皆賜死。治長弟治氏。初與兄不協。往仕前將
軍。至是自殺。使人以暴疾聞。治氏弟道見磔于界
浦。治氏兄治房與明石守重。仙石宗也。逃去。伊東
長次。青木一重。並被赦。真田幸村妻在紀伊。爲所
捕獻。亦被赦。削髮爲尼。其餘大坂遺臣七十二人。
卒六百人。諸出質及通款城中者。皆被誅夷。增田

長盛以子故賜死配所。兩將軍收城內燼餘。得金二萬八千枚。銀二十四萬兩。以金馬各一。賜并伊直孝。藤堂高虎。以賞其功。爲片桐且元置邸駿府。徙居焉。且元愧懣成疾。未至而卒。是役也。加藤嘉明。黑田長政。皆請而從。木下利房立功自贖。得復其邑。松下重綱亦以功得益其邑。重綱祖父之綱。卽秀吉徵時所仕者也。之綱死。子吉綱嗣。關原之役。屬德川氏。其子爲重綱。至是。再益邑至一萬石。凡前後之役。豐臣氏舊臣從攻城者甚衆。獨福嶋

正則不從。二年前將軍薨。五年。正則褫封。放于信濃。時正則在江戶邸。將軍在京師。使使者來就第傳命。正則嘿然久之。曰。使前將軍在。則吾將一言焉。今復何言。乃起入內。內中騷擾久之。挈其兩女子出。流涕謂使者曰。吾欲與足下決死也。將先殺女兒。終不忍加刃。當甘心受命。因赴配所。將軍又使使率山陽南海諸侯。收其封安藝備後。其老臣留守廣嶋城。不肯奉命。竣正則書至。乃致城而去。其弟正賴爲大和宇多城主。先四年褫封。寬永八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年。故加藤清正子忠廣亦奪其封肥後。放于出羽。十四年。故小西行長遺臣起兵肥前。伏誅。豐臣氏既亡。有令毀豐國廟。獨存東山方廣寺。及高臺寺。高臺者。北廳所建。以祈秀吉冥福也。加藤福島氏以其親屬助役。為秀吉立一小祠。秀吉在時。雖有所廢。皆置之別宮。獨與北廳同居。北廳佐秀吉定天下。多所裨益。常戒之曰。願良人勿忘藁席瓦缸時也。及秀吉薨。則削髮視秀賴。猶其自出。使親屬諸將輔翼之。未嘗與關東鬪。北廳與諸將。前後皆

沒。而秀賴孤立。以至於亡矣。高臺之祠。至今猶有秀吉夫妻像云。

外史氏曰。余遊東山。謁太閤像於高臺之祠。祠門蓋以征韓艦材造之云。嘗讀韓人所紀。曰。明遣使者窺太閤相貌。矮而黑。無他異。唯見其目光炯炯。射人。不可仰視。余觀其像。如信然者。嗚呼。使太閤生於女直韃靼間。而假之以年。則烏知覆朱明之國者。不待覺羅氏哉。蓋其為人。酷肖秦皇漢武。而雄才大略。遠出其右。夫漢武乘豐富。馭區宇。不論

可也。秦皇挾六世之積威。蹙衰殘之六國。孰與太閤之徒手奮起。制服群雄。然其過用民力。以取絕嗣之禍者。則與秦等。彼藉累葉之烈。猶且不免。况以匹夫暴起者乎。然以匹夫得天下。非如承祖業而重失之者。土地非其固有。故不惜分其利也。人民非其固畜。故不愛用其力也。夫其不愛民力。固足以招危亾。而不惜地利。又不可以計久安。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其禍相因也。然其初之所以速得天下者。無所愛惜也。譬如閭巷之人。博而獲大勝。

使其不勝。一窺人耳。苟勝矣。乃大揮霍之。招其朋類。醉飽喧呼。務取快一時。唯然。故暴富而人不怨。太閤起人奴。而主大國。固已踰其所望。乃遭遇變故。投機赴會。動得如意。皆初念之所不至。而四顧當時將帥。皆其儕輩。或其所不敢比肩。一旦立其上。而常恐其不服已也。以爲吾由微賤。而得司利權。苟自封殖。而不分於人。人將吾爭。而吾志不可速成也。故割膏腴。頒金帛。動舉數州之地。以賞戰功。視之不啻如糞土。彼其鼓舞奔走。一世之豪俊。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七 東氏正本
以驟獲志於天下者。用此術也。然吾糞土授之。彼亦糞土受之。未嘗德我。而以爲當然。彼之所求無窮。而我之所有有盡。以有盡供無窮。其勢不得不取之於海外。以塞之。於是七道之民。裹其未愈之瘡。瘻。以趨不可知之地。連年無所成。而其力竭矣。而樞肉未冷。群雄各有自立之心。蓋無足恠者。故太閤之不愛民力。由其不惜地利。而其禍遂至於此。皆其自取爾。雖然。以太閤之雄才大略。八歲定六十餘國。則以其餘力。逞之海外。固其宜也。豈唯

太閤爲然。當時猛將謀夫。雄傑之士。布滿天下。天下已集。而其桀驁巧狙。喜事好功之心。猶未已也。譬之鷲鷹俊狗。其噬齧搏擊之力。用而有餘。則必至逼人。故朝鮮之役。是令天下群雄肆其噬齧搏擊。以殺其力者也。然徒殺其力。而使其無所獲。則彼將不復我之馴服。而反施其噬齧搏擊於我。嗚呼。養之而不得其術。安往而可也。能飽之而不能節之。能發縱指示之。而不能收而寧之。故太閤之於群雄。苟制服之一時耳。豈長久之計哉。其所以

